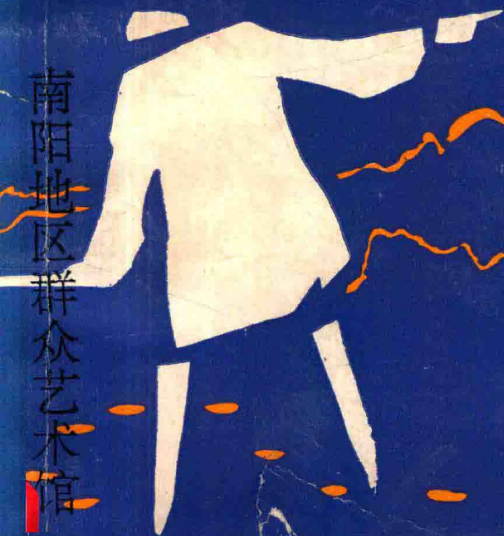


追慕阿诗玛

范牧 周景编

南阳地区群众艺术馆



追踪阿诗玛

——《南阳民间文学》第9集·新故事集

范牧 周景 编

南阳地区群众艺术馆

1992年5月

前 言

《南阳民间文学》从1979年开始将故事作品结集成册，大抵上一年一本，此为第9集，新故事专集。入选本集的作品主要是1989年9月在桐柏县召开的南阳地区第七次（桐柏山黄金杯）故事说讲会上获奖的新故事作品，兼或收入了我区一些故事作者1989—1990年创作的较好的新故事作品。这些作品有相当一部分已见诸于省以上公开刊物，有的还获奖中彩。如：邓磊的《分不均的头等奖》获上海文艺出版社《故事会》编辑部举办的第三届全国故事大奖赛二等奖；孙建英的《刘村长与归国华侨》和曲凡杰的《追踪阿诗玛》获1990年河南《故事家》编辑部举办的《唐尧杯》大奖赛三等奖。它们中有的富有传奇色彩故事性强，有的选材新颖主题开掘较深，有的情节惊险曲折扣人心弦，有的切中时弊读后发人深省。可以说这本选集是我区1989—1990年故事创作成绩与硕果的展现，从中可以看出我区部分作者这两年在故事创作道路上淌下的汗水和留下的足迹，也可以说是他们辛勤劳动的结晶。

本集除选入诸多短篇故事外，又收入了五个中篇故事：《佛堂魔影》、《瓜园枪声》、《新河镇奇闻》、《苍生恩怨》、《龙凤云雾案》，其中《佛堂魔影》和《瓜园枪声》已刊发于海燕出版社《故事世界》刊物。中篇故事能在较大的篇幅中展现故事情节，更有利于塑造人物和揭示主题，因而也更具艺术魅力，更能吸引读者。希望以后有更多更好的

中篇新故事问世。

我区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新故事创作活动已经历十几个年头了。十年树木树新人。我区已经涌现出了一批相当可观的新故事作者以及他们创作的新故事作品。由于付出了劳动和汗水，必然要取得一份成绩和成果。成绩、成果自不待言，但是要想使我区的故事创作有长足的进步，必须看到自己的差距与不足。

我区在新故事创作上与先进省（市）相比究竟有哪些差距呢？在下曾给某出版社一位编辑交换过意见，这位编辑天南地北全国到处遍寻过有名的故事基地和几乎所有的国内故事名家。他视野开阔，对我区存在的垢病当然是一语中的。他指出我区的故事作者视野不够开阔，故事反映改革开放的题材少，同时指出我区故事题材老，故事老、表现手法老，正因为有了这三老而出不了新（新题材），所以我区新故事创作很难有一个突破，或者说有一个长足的进步。

对这位编辑的诚恳批评我是信然而完全慑服，我并不会因为自己抓此项工作而好大喜功，讳疾忌医，我想，只有看到我们在新故事创作中的差距不足，才能够在今后的创作中明确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我又想，克服这些差距和不足的方法，无非是要多读故事、多写故事，多和外省（市）行家同仁交流，取长补短，还要多掌握一些文艺信息和故事创作理论技巧。只要能做到这四多，并且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反复体味琢磨，那就不难使自己的创作水平更上一层楼。

值此集子出版之际，谨记寥寥数笔杂想与感受，是为序。

范应牧
1991、11、28

目 录

刘村长和归国华侨	桐柏县	孙建英	1	
割头换项	邓州市	刘平均	9	
分不均的头等奖	南阳市	邓磊	13	
新河镇奇闻(中篇)	方城县	董玉泉	郭国祥	21
追踪阿诗玛	唐河县	曲凡杰	56	
万里谢罪	南召县	黄学林	63	
圣洁的“脏”款	南召县	赵明生	71	
钓鳖	南阳县	田兆宾	石宗瑞	81
痛断肝肠	内乡县	张虎山	91	
佛堂魔影(中篇)	桐柏县	孙建英	98	
在劫难逃	新野县	曹宝泉	111	
火葬场小夜曲	新野县	江玉坤	121	
盗窃犯的声明	新野县	杨清江	130	
苍生恩怨(中篇)	邓州市	刘世昌	138	
崔乡长催粮	社旗县	徐东	158	
逼上舍身崖	西峡县	乔明柱	165	
马迷糊	唐河县	杨山林	171	
看相	淅川县	刘国胜	178	
“冤家”路宽	淅川县	刘国胜	刘文斌	184
署名案	唐河县	党万树	191	

眼珠奇案·····	西峡县	乔明柱	201
龙凤云雾案(中篇)·····	南阳县	刘树君	207
怪医治奇病·····	南召县	张荣梅	247
讨 债·····	方城县	王德海	255
诸葛亮评职称·····	地直	侯桂欣	262
酒楼风波·····	地直	周 景	268
一语三祸·····	地直	黄 似	274
瓜园枪声(中篇)·····	地直	范 牧	283

刘村长和归国华侨

桐柏县 孙建英

万家集村长刘有信，正在他家新盖起的小洋楼里喝茶抽烟，静坐养神，忽然听见大门外“嘀——嘀——”一阵汽车喇叭声。刘村长以为是哪位领导下来检查工作，急忙从沙发上站起来出去迎接。他来到大门口一看，一辆银灰色轿车“嘎”一声停在了他家门前。

汽车司机把车门打开，从车内走出一位两鬓苍白、赤色脸膛的矮胖老人，身穿杏黄色西服，打花领带，戴一副金丝架茶色太阳镜，左手提只红色皮箱，右手掂了根黑漆手杖。老人下车以后，回头朝司机扬扬手，说了声“拜拜”，轿车“呜”一声开走了。刘村长觉得奇怪，这位老人的穿着打扮不象上级领导，又不象本地人，他是干啥的？到俺万家集来干什么？他这么想着，就走上前去，很客气地问道：“老人家，您是来万家集找人的吗？”老人也很有礼貌地躬躬身子说：“我是回来探家的”。“探家？您家住在哪里？”“就在这万家集”。刘村长觉得蹊跷，心里说：我从娘肚里出来到现在，四十多年没离开过万家集，谁家屋里几条床腿我都清楚，可从来没见过这位洋老头啊！他接着说道：“老人家，请问您尊姓大名？”“我姓万，叫万富昌，刚从美国回来。”刘村长一听随口叫道：“您是万老先生回来了？”他

这才明白，站在他面前的这位洋老头，就是四十多年前逃跑的万富昌。虽然万富昌逃跑时他还在娘怀里吃奶，可解放后搞运动诉阶级苦，写村史家史，都提到过万富昌这个名字。万富昌是万家集大地主万占山的儿子，四十年前大学毕业就随国民党跑到台湾去了。

刘村长知道上级精神，对于回大陆探亲、观光的台湾同胞、海外侨胞，要热情接待。他赶紧上前接过皮箱，把老人搀到了村招待室。接着，他就把村妇联主任、民兵营长、团支书喊到招待室，指着万老先生对他们说：“这位是四十年前离开家乡的万富昌老先生，万老现在住美国，这次不远万里回万家集来，对我们是很大的鼓舞，很大的关怀，对我们村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将是一股强大的东风！让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欢迎万老的光临吧！”说着就带头拍起手来。大家热烈鼓掌以后，刘村长给村干部们分了工：妇联主任负责给万老先生铺床叠被、扫地打水；民兵营长负责陪同老人参观游览，保卫老人人身安全；团支书带领两名青年进城购买猴头、燕窝、海参、饮料、名烟、好酒。接待工作布置完以后，刘村长又画龙点睛地交了几句话：“对归国华侨的态度问题，是有关国际影响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招待好，决不能往国家脸上抹黑。”

这天晚上，设宴为万老先生洗尘，全体村干部作陪。刘村长频频举杯敬酒，一句一个“万老”，喊得老人笑成了弥勒佛。万老先生举止大方，谈笑风生，从他在外国如何思念家乡，看到家乡的变化如何受感动，一直谈到共产党的开放政策如何好。谈到思乡之情还淌下几滴激动的泪水。酒过三巡，万老先生突然叹口气说：“这次回家乡来，要办一桩大事，了却我几十年的心愿。”刘村长急忙附过身去问道：

“不知万老要办啥事？”万老先生摆摆手说：“吃酒，吃酒，饭后再谈。”刘村长从万老的口气里听出来，可能是件保密的事情，就不再问了。

吃罢晚饭，刘村长独自一人来到万老先生的住处，试探着问老人：“万老，您要办啥事？要不要为您效劳？”万老先生低头沉思了一会儿问道：“我们万家老宅院东墙外那口水井还在不在？”刘村长说：“那口井还在，自从村上有了自来水，井水没人吃了，只有天旱时用它浇浇菜园。”

“好，好，那口井在就好！我再问你，我们万家老宅大门外那棵老枣树还在不在？”“那棵老枣树，十年前被大风刮倒了。”万老先生吃惊地问：“怎么，老枣树不在了？长枣树的位置还能找到吗？”刘村长说：“能找到，能找到。老枣树刮倒以后，我亲手又在原地栽了棵小枣树，现在那棵小枣树也一把粗了。”万老先生高兴地拍着手说：“好！只要这两个地方能找到，事情就好办了。”刘村长还想往下问，万老先生打着哈欠说：“哎呀，坐了几天车，太困了。休息吧，休息吧。”

刘村长回到家里一夜没睡着，在床上不停地翻烧饼。他一直在揣摩：这万富昌打听老水井和老枣树干啥？看来不会是随便问问。莫非这两处埋有金银财宝？要真埋有财宝，得先保住密。那老水井属集体所有，那老枣树土改时可是分给我刘有信的，枣树底下的财宝挖出来，至少得给我一半。刘村长这么想着，不觉天就亮了。他赶紧起床去找万老先生。没等妇联主任来到，他就亲自给老人打洗脸水。等万老先生洗罢脸，他拐弯抹角地说：“万老，您要有事，还是早办为好，最近我要出门办事，一走就帮不上您老的忙了。”老人沉思了一会儿说：“走，你领我去看看那口老井和栽枣树的

地方吧。”

刘村长领着万老先生，先看了老井，又看了原来老枣树的位置。万老先生一会儿东瞄西望，一会儿自言自语：

“嗯，位置、方向、角度、距离都不错……”刘村长急得喉咙里冒火，想知道老人葫芦里装的啥药。老人好象十分谨慎小心，轻易不肯露底。刘村长越发觉得事情重要，他便寸步不离地跟着老人转，连老人去厕所他也站在厕所门口等着。

回到住处以后，万老先生问刘村长：“你能当这万家集的家吗？”刘村长这才明白了老人的意思，他原来是不信任我呀！急忙解释说：“我是一村之长，村支书不在家，万家集的事我说了算！”这时候，万老先生才打开红皮箱，从里边取出一个黑色小皮包，从小皮包里掏出一张发黄的旧纸，摊开在桌子上，指着上边的圈圈道道说：“这是一张藏宝图……”刘村长一听“藏宝图”三个字，突然喊了一声：“且慢”然后来到门外，四处瞅瞅，确信没人偷听，才又回到屋里，把门关上，小声说：“万老，这藏宝图上画的啥？宝藏在哪里？”万老先生说：“我们万家老宅的后院，有口地窖，地窖里有口大缸，缸里有五千块大洋、二十根金条、十个金元宝，是四十年前我亲手埋进去的。”刘村长激动得心怦怦跳，怪不得万老说话那么谨慎，原来有这么大一批金银啦！他紧接着又问：“万老，这年陈月久，那口地窖的位置怕不好找吧？”老人指着图纸说：“不要紧，当初画这张藏宝图，就是怕记错位置。你看，从这口老井的中心量起，朝正西丈量十二丈，再从老枣树量起，朝正北丈量十七丈五，两条直线相交的地方就是地窖位置。”老人强调说，“这批金银，是我家祖上剥削穷人的，今天，我要亲眼看着把它挖出来，我分文不要，全部捐献给家乡。乡亲们可以用它办学

校，建工厂，修桥铺路，造福后代。”

刘村长听罢这番话，高兴得只想抱住老人亲个嘴。他心里有自己的想法，这批金银虽然不会归我刘有信私有，可这下万家集就富起来了，我这个当村长的，不光脸上光彩，经济上也有好处。早饭后，他就召开会议，先干部后群众，逐级传达万老先生慷慨献宝的消息，号召万家集全体干部，把接待华侨、找地窖作为全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刘村长在会上提出了三条措施：一，为了使挖宝工作顺利进展，成立以村长为首的挖宝领导小组；二，严守机密，任何人不准把万老先生献宝的消息传出去，挖宝期间，生人不准进村，村民有外出者，经领导小组审查批准方可离村；三，民兵营长负责组织基干民兵，昼夜巡逻，发现可疑迹象，立即报告。

部署以后，刘村长就亲自领着村干部，掂着皮尺，测定藏宝的位置。他们先从老井的中心向正西量了十二丈，又从老枣树的位置向正北量了十七丈五。这一丈量，大伙都傻脸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没人说话。咋啦？两条线交叉的地方，恰巧在刘村长家新楼的前墙下边。刘村长家的小洋楼是一个月前才盖起的，两层小楼，上三下五八大间，室内是瓷砖贴壁，磨石铺地，外面是彩石粉刷，在村里是鹤立鸡群，没有哪家能比得上。这一缸金银不偏不斜正埋在新楼的前墙根脚下边，可怎么挖？冷场了十几分钟，团支书说话了：“叫我说，扒房也得挖，这缸金银挖出来，咱万家集就彻底富了，还在乎万二八千块钱！到时候再给村长盖座更现代化的楼就是了。”万老先生在一旁摇头叹息：“唉，我要早回来两三个月就好了！”

团支书那句“更现代化……”的话，提醒了刘村长。他想，舍不得娃子打不得狼，不扒房就挖不出金银缸，就没有

“更现代化的”楼房，也显得我这个村长太没觉悟。想到这儿，他一挥手说：“扒！为了万家集彻底富起来，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坚决扒！”万老先生迟疑地说：“俗话说‘成物不可损坏’，这么漂亮一座新楼，扒掉太可惜。能不能想个妥善办法？”刘村长暗想，啥妥善办法？把屋里扒得窟窿窿，补起来也难看，不如彻底扒了。他接着万老先生的话音说：“万老，您长期住在海外，不了解如今家乡干部的脾气。为了群众利益，我们命都敢献出来，何况是一座小楼！”他忽然面对大伙，提高嗓门说：“村民们注意！这座楼是我刘有信的私人财产，我有权盖，也有权扒。今天是我自愿叫扒掉的，与任何人无关！”大家看刘村长把话说到这儿了，就恭敬不如从命。于是，立即组织了二十多名思想进步、大公无私的青壮劳力，在基干民兵的保卫下，开始了扒房取宝的战斗。

扒房工作昼夜不停，到第二天早晨就扒完了。速度之快，使刘村长暗暗吃惊。哦，给我盖房的时候，你们拖拖拉拉磨洋工，现在扒房哩，你们不要命地干！我看你们这群积极分子也是财迷心窍！在扒房过程中，万老先生手拿图纸，寸步不离现场，还帮助往外抬家具。这天上午，团支书跑来告诉他：县侨联打来电话，叫他去参加一个座谈会。他摇摇头说：“告诉他们，说我离不开。我要亲眼看着把金银挖出来。”

房扒完以后，开始挖地窖。以测量出的地窖位置为中心，以一丈见方的范围往下挖。到下午就挖了五、六尺深。这时候，突然开来了一辆小轿车，说是县侨联派来接万先生的。刘村长忙带着万老在村接待室会见来人。来说，县领导务请万先生光临座谈会，会后马上把万先生送回来。可万

先生仍然不肯去。刘村长怕“秘密挖宝”的事露底，就对万先生耳语说：“万老，您放心去吧，估计今天也挖不到两丈深，就是挖到了，您不回来，我们决不动缸里一块大洋。县里既然车来了，您不去也不好。”万老先生这才很不情愿地回住室带上手提箱，上车走了。

又挖了半天零一夜，土坑挖下去两丈多深了，还没见金银缸的影子。有人说，是不是挖错了位置？把藏宝图拿来对对。刘村长想起藏宝图在万老先生身上带着哩，他就给县侨联打电话，询问万先生啥时候回来。县侨联的同志回答说，他们既没打过电话，也没派过小车，根本没听说有华侨回万家集。刘村长急忙又问侨联的同志，知道不知道万家集有个叫万富昌的人，四十年前跑台湾去了。答复说，有这个人，现在不是住在美国，而是住在台湾，打算近期回大陆观光，还没有回来。刘村长听到这里，头一懵，眼一黑，扑通一下瘫倒了。这时候，他才知道上当了。

刘村长清醒过来把情况一说，大伙一时都惊傻了。刘村长家里人瞅着宅基地上那一丈见方、两丈多深的大坑，放声大哭。刘村长小声流泪，干部们摇头叹气，村民们捂着嘴偷偷发笑。不知谁嘟噜了一句：“这人弄不好跟咱村长有仇。”旁边有人接道：“废话，肯定不是他的朋友！”有人一引头，说话的就多了：“那个人头发都白了，胡子还是黑的，当时我就看着他象化妆哩。”“他那口音也不象华侨，南腔北调哩。”“他提那个红皮箱是郑州制造的。”刘村长一拍大腿：“你们当时咋不说呀？我的楼房变成土坑了，你们都聪明了！”

万家集七十三岁的老党员韩老四，捣着棍子走过来，指着刘村长的鼻子数落道：“你娃子可好好挖呀？你不是想发

洋财吗？一听说是打外国回来哩，也不问是真是假就当爷敬！”

大伙正在议论，忽听“叮铃铃”一阵车铃响，乡邮递员交给刘村长一封信。他接过信一看，是一首打油诗：

村长盖房搞特权，

侵占公物和公款。

群众反映难解决，

只得合计治贪官。

崇洋媚外迷心窍，

自己挖坑自己填。

乔装假扮错攻错，

若究法贵皆承担。

刘村长看罢，蹲在地上，脸埋在腿裆缝里，再也抬不起头来……

割头换项

邓州市 刘平均

这一天，华光电子厂举办展览。有小两口手拉着手，穿过绿化精美的厂区大道，来到新落成的厂展览馆。一进展览室，就看到迎门挂着一幅大彩照，是一位中央领导视察时与厂领导的合影。这小两口，男的叫刘刚，是个电工；女的叫张丽，是个打字员。刘刚迷上了这张大彩照，看着笑着，笑着看着，连连对张丽说：“你看，多棒！这可是咱全厂的光荣，全厂的骄傲，比那金质奖章还……”张丽不耐烦了，上前拉他一把，说道：“噫一噫一，恁光荣恁自豪，真是神经病！走。”刘刚一甩手说：“哎，咱再光荣嘛，骄傲骄傲嘛。”张丽怒睁杏眼，手指刘刚说道：“你到底走不走？你要不走，就在这儿光荣吧，今晚别想进门。”刘刚一听，忙说：“走走走，不敢违令。”张丽拉着他走了好远，他还别着头往回看。

刘刚问张丽：“你看大彩照棒不棒？”张丽瞪他一眼，回道：“棒不棒与你啥相干？别看你披张男人皮，咋不去和中央领导照个相哩。”刘刚脸一板说：“要能照，你说咋办？”张丽满不在乎地说：“你办到了，从今往后，钱由你管，家务我干。”刘刚听了，喜笑颜开，拉着张丽的手追问道：“好，一言为定。”张丽一甩手说：“一言为定就一言

为定。”刘刚神秘地说：“回家叫你看一样东西。”

一踏进门，张丽就问：“叫我看啥宝贝？”刘刚嬉皮笑脸地说：“莫慌，先照你路上说的，给俺写个字据。”张丽掂过笔，拉过纸，写道：刘刚能与中央领导合影，家务我干，钱归他管。刘刚等张丽写完，钻到床下，扒出工具箱，拿出一个红布包，慢慢揭开，露出一个模压塑料小框夹。张丽一看，惊得半天眼珠不转圈儿。咋了？框夹内夹着一张彩色照片，是刘刚和中央领导等人的合影，同展出的那幅大彩照差不多，不同的是，这照片上，中央领导身后站的不是厂办主任，而是刘刚。

张丽抢过小框夹，啪，一掌打在刘刚的背上，问道：“真棒！啥时照的？”刘刚抱住张丽，叭，亲了一下，得意洋洋地喝道：“君子协定生了效，夫人快把大权交。”张丽捶他一下撒着娇说：“快说说呀，这张照片咋来的？”

原来，那位中央领导来厂视察后，十分高兴，要和厂领导班子合影留念。不料，摄影师刚刚摆好架子，让助手打开碘钨灯，正要拍照，突然断了电。厂办主任可慌坏了，急忙通知电工科派人来修。等了三分钟，不见人来。厂办主任急得直跺脚，只好破天荒第一次跑步上电工科找人去了。哪知，厂办主任前脚走，刘刚后脚到。刘刚三下五去二就查出了毛病，修通了电路。他正要离去，忽听摄影师叫道：“站好，站好，别动——”刘刚以为是叫他的，急忙扭转身，在后排一个空档中“插队落户”。照相机“叭嗒”一声，刘刚的头像摄在了中央领导的后面。

事后，刘刚才感到自己犯了听觉上的错误。可这个错误犯得值！一个小小电工能和中央大领导合个影，真是六生有幸，太棒了！他兴奋得在床上翻了一夜烧饼，一心要得到那

张照片。一天，他打听到照片在厂办主任那里放着，就鼓足勇气走进他的办公室。

厂办主任姓黄，大号一个“堂”字。中央领导来时，他负责接待，殷勤得够可以了。可合影时，他竟未能挨上，懊悔八辈子！照片洗出后，里面竟混入一个陌生人，更是恼上加恼。陌生人未查清前，他还不敢拿给领导看。刘刚一进门，他才对住号，一问刘刚是个电工，算是恼崩了。黄堂板着脸拍桌子训道：“你也不屙滩稀屎，照照自己面子有多大？还想和中央领导合影哩！看看你干这好事，多荒唐，多荒唐！厂长知道了，我这主任咋当？这照片咋往外展？”刘刚头一缩，装得很害怕的样子，站在墙角，听着他连说荒唐荒唐，心里暗暗发笑。咋啦？人们背地都称他荒唐主任嘛！等他训够了，刘刚说：“黄主任，我下回可不敢了。”黄堂训道：“还想下回哩，就这一回都够受了。”刘刚慢吞吞地说：“我有个补救办法，不知该讲不该讲？”黄堂恶声恶气问道：“啥熊点子？有屁放吧。”“我会照相……”没等刘刚话音落地，那黄堂便大声吼道：“会照相管屁用！”刘刚比划着说：“把那幅照片来个割头换项，把我的头像割下来，再把你的头像补上去，我保证制作得天衣无缝，谁也看不出来。”黄堂一听，来回踱了几步，然后说：“既然如此，试试看吧。若有漏洞，你小心着！”刘刚拿到合影照和黄堂的彩照，转身就走。黄堂喝道：“回来，此事要严格保密，要是说出去，我可不饶你。”刘刚连声回答：“是，是。”事后，刘刚先把合影照洗一张藏起来，而后炮制出了展览用的那幅大彩照。

张丽是个憋不住的快嘴八哥，这件事一下子全厂都知道了。有人故意又去看那幅大彩照，捣捣黄堂的头像说：“还